

記外祖父連雅堂先生

(選載)

林文月

一、外祖父和我

每當閉目回憶時，那些三十年前的零星往事，仍能清晰地浮現在我眼前。例如早晨公園裏的漫步，我的外祖父——連雅堂先生，一位瘦長的老人——爲怕我亂跑，總是小心地牽着我的手，那時我才只有四歲，高不及他的腿長，他就不得不彎下腰來，吃力地跟着我走。

外祖父只有三個孩子，我母親是他的長女。那時候舅舅和姨母都沒有孩子，因此，我便是他的第一個孫女兒。他對我非常寵愛，掌上珠一般疼愛着。還記得，每當我因淘氣而挨母親的罵時，他總是把我摟在懷裏，責備母親的不是。可是過後他又會問我：「阿熊（這是外祖父對我的暱稱，母親和我至今還不明白他爲甚麼要這樣叫我），你爲甚麼總是這樣不乖？不乖，媽媽才會罵你呀！」而我總是回答：「就要不乖嘛，不乖了好讓媽媽罵我。」對於這個倔強無理的小孫女，他會無可奈何地抱得更緊。

那時候，我們都住在上海，外祖父的住處離我家只隔着一個小街堂，母親有事要外出，就常把我寄在外祖父那兒，而外祖父寂寞的時候，也總會叫人來把我接去陪伴他。算起來，我和他相處的時間並不少，然而究竟年紀太小，所能記憶

的只是一些片段的瑣事而已。說來令人心酸，在我記憶裏，最清晰難忘的却是他老人家逝世的一幕。記得有一段時間，母親不常把我送到外祖父那兒去了，外祖父也一直沒有派人來接我，我在家里都是由女傭照顧着。雖然心裏也會思念着他老人家，但是玩具和糖果也很容易引起一個小孩子的興趣。有時我也會問母親一聲：「阿公呢？」母親總是回答：「阿公現在很忙，不能陪你玩，你乖乖的，下次再送你去阿公那裏。」如今想起來，當時母親的臉一定是憂鬱的，因爲外祖父正患着嚴重的肝病，請了許多中西名醫診治都沒有治好。但是四歲的孩子怎會看出大人的心事呢？我竟完全相信母親的話，心裏想外祖父正忙着，等過兩天再去和他玩吧。

有一天早上，女傭匆匆忙忙地把我抱到外祖父住處去，一進外祖父的臥房，我就被一種不同尋常的氣氛籠罩住了。那房間擠滿了人，外祖母、父親、母親、舅舅、姨母、姨丈，以及一些從沒有見過的人，他們有的在哭，有的臉色嚴肅，而我親愛的外祖父呢？我找不到他老人家，因爲他靜靜地躺在牀上，白布蒙蓋着他的全身。「阿公，阿公！阿熊來陪你！」我掙扎着要奔向那張牀前，可是女傭却用力抱緊了我。那時我當然不明白死別意味着甚麼，我哭着，只因外祖父不再

理我，不再像往常那樣堆着慈祥的笑容彎下腰來抱我。

三十年後的今天，我提筆寫這篇文章來紀念我的外祖父，心中有許多感慨。我彷彿又見到那瘦長的背影，那架着眼鏡的慈顏，還有虹口公園的晨景……

自然，這篇文章不可能單憑我幼年的記憶寫出來，我會經參考關於外祖父的傳記軼事，也翻看過他的詩文著作，同時我的母親連夏甸女士和我的舅父連震東先生也給了我不少可貴的細節資料，我要深深地感謝他們二位。

二、傳略

外祖父原名允斌，後來改名橫，字武公。少年時自號葛陶，後改雅堂，晚年又號劍花。他生於光緒四年（西元一八七八）正月十六日亥時，是外曾祖永昌公的第四子。

連氏祖籍福建省漳州府龍溪縣，明亡後，外祖父的七世祖興位公才毅然渡海來到臺灣府城（即今臺南）的寧南坊馬兵營居住。馬兵營是舊日鄭成功駐師的地方，環境十分幽雅，有高大的果樹和極深的古井，經過整頓經營後，從此連氏七代子孫便守璞抱真，在這兒安居下來。一直到日

本佔據臺灣後，想在此地建築法院，強迫當地居民遷散，連氏的家園也同時遭受摧毀，因而不得不家族四散，遷轉到西城外去了。後來外祖父有一首過故居詩：

海上燕雲涕淚多，劫灰零亂感如何？馬兵營外蕭蕭柳，夢雨斜陽不忍過。

便是為感懷舊日的家園而作的。

外祖父他出身於書香門第，從小便接受優良而嚴格的家庭教育。他好學不倦，而且秉性聰穎。史記項羽本紀的文字幾達萬字，他竟能過眼成誦，所以在兄弟輩中，最得寵愛。

光緒二十年，中日甲午戰役，清師敗績，訂立馬關條約，割臺灣以求和。臺灣人不肯服從清廷的命令，掙扎圖存，於是在翌年五月宣告獨立為臺灣民主國。外曾祖永昌公不幸於同年六月去世，當時我外祖父年僅十八歲，正是年少志壯，於是他利用居喪之暇，開始學習作詩，並會親手抄寫「少陵全集」。身罹家國之痛，挑燈夜讀，詩聖的詩章諒必深深地引起了他心底的共鳴！

在他家居讀書的時候，也正是臺灣民主國和日本人對抗最激烈的時期。許多人避地遷散，以躲兵禍，唯獨連氏一族仍然屹立不移；他更在這個時候蒐集了不少臺灣民主國的文告，這些戎馬倥傯之際的收穫，竟成爲他後日編纂「臺灣通史」的珍貴史料。

光緒二十三年，他第一次離開故鄉，到上海、南京等地遊覽，稍後就進入上海聖約翰大學攻讀俄文，可是不久却奉他母親之命回臺灣，與我外祖母沈少雲女士結婚。沈家也是臺南望族，世代經商，與德商做鴉片土、樟腦等貿易。少雲女士是德墨先生的長女，她出身富貴之家，明詩習禮，是一位典型的賢淑婦人。據說，在洞房之夜，新娘彷彿瞥見一隻腦後梳着一條紅辮子的白猴跳入帳裏，瞬即消失蹤影，只見她的新婚夫婿輪在那兒。關於這件事情，她一直不解因由，也不會

向外祖父提起過，然而她却畢生相信，她所敬愛的丈夫是玉猴的化身。而且據說，外祖父晚年時期，每當夏天家居穿着白色衣褲，盤曲一條腿，抱着另一條腿坐在床邊抽鴉片煙，或吃花生米的時，那種神情也真像極了玉猴呢！

他婚後暫時不作遠遊之計，於是更專心吟詩作文，與陳瘦雲、李少青等十位同好，設立「浪吟詩社」，互相切磋鼓勵。

第二年，他進入臺澎日報社主編漢文部。他雖然痛恨日本人，然而感覺此時此地，身受異族蹂躪，假如不能了解他們的文字和習俗，而只盲目反抗，也是徒然，所以在寫作之餘，也開始學習日文。

光緒二十八年，他隻身赴廈門，這是他婚後第一次的離家遠行，但是他憤恨清廷政治腐敗，沒有多久就回來了。

兩年之後，日俄戰爭爆發，他就携眷移居廈門。在那裏，他創辦了福建日日新報。當時正值中山先生領導革命的初期，他以一介書生而執筆鼓吹排滿，在南洋的同盟會人士看到了這份報紙都十分滿意，特地派了一位福建籍的林竹癡先生到廈門來，商討將它改組爲同盟會的機關報。但是由於他的言論十分激烈，清廷老早就對他有了忌恨。有一次，當他正在理髮的時候，清吏派了人到理髮店裏來逮捕，幸虧有人通風報信，他顧不得頭髮才理一半，就匆忙地躲開了。後來，滿清政府竟索性向駐廈門的日本領事館抗議，把這個報館封閉起來。

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他只好再帶家眷回到臺灣，再度主持由臺澎日報改名的臺南新報的漢文部。這個報社是當時臺灣報界的主流之一，許多有名的文人學者都曾經在他主持的園地裏發表過可貴的見解和言論。

光緒三十二年，他與趙雲石、謝翰軒等十餘人創設了「南社」，三年後，又與林癡仙、賴悔

之、林幼春諸先生創立了「樸社」。這兩個詩社都是當時有名的文人組織，臺灣中、南部著名的文人多參加在內，頗極一時之盛；由此也可見他對詩文研究的熱心。這期間，他和家人已離開臺南，遷居臺中，而他進入了臺灣報界的另一重心——臺灣新聞的漢文部。他的不朽巨著「臺灣通史」便是在這個時期開始撰寫的。司馬談臨終時，曾執其子司馬遷的手，囑咐他要完成遺志，編修史記；外祖父幼年時代，他父親永昌公也曾購置一部「臺灣府誌」送給他說：「汝爲臺灣人，不可不知臺灣歷史。」後來他以著作「臺灣通史」爲己任，實在與司馬遷之著「史記」同樣，都是深受亡父遺志的影響的。

光緒三十四年秋，他曾經遊覽過日本，然而每思及臺灣正受異族控制，便鬱鬱不歡。

辛亥革命那一年秋天，他得了一場大病，一直拖延到冬天病才好。病後，他頗有遠遊大陸以舒暢心中抑塞憤懣之氣的願望，於是，民國元年三月，他再度經由日本，轉赴上海，遊歷南京、杭州等地。當時適逢民國初建，四方慷慨有志之士，雲合霧起，他一方面主編華僑聯合會發行的「華僑雜誌」，另一方面又時常與當時豪傑名士相會，共論天下大事，興奮之餘，身體竟完全康復了。

民國二年春，他赴北京參加華僑選舉國會議員，事後遊歷張家口及平漢鐵路沿線，漢口、九江、蕪湖、安慶各地。入秋之後，更赴牛莊，轉上奉天、吉林，而入吉林報社。

次年春天，他回到北京，接受當時主持清史館的趙次珊（爾巽）先生的延請，入館工作，因而得有機會閱覽館中所藏有關臺灣建省的檔案，這對於正在編寫臺灣通史的他來說，實在是一個大收穫。這時期，他曾經寫過一篇「上清史館書」，建議編纂「清史」時應有一篇「拓殖志」，以記述海外華僑的燦爛事蹟，這充分表現他對歷

史見解的正確，和對國家民族意識的熱烈。不久，他離開清史館，再度去遊覽我國東北等地。後來由於他的母親年老體弱，家人頻頻去信促歸，才返回臺南，再入臺南新報社。第二年，他丁母憂在家居住，把兩三年的遊覽見聞整理出來，發表了一篇「大陸遊記」，又將旅途中所作的一百二十六首詩，彙編成「大陸詩草」。在「大陸詩草」自序裏說：

嗟乎！余固不能詩，亦且不認以詩自囿。顧念此行，窮數萬里路，為時已三載，所聞所見，徵信徵疑，有他人所能言而言者，所不敢言而亦言者。孤芳自抱，獨寐寤歌，亦以自寫其志而已！

的確，在這一百餘首中，有許多慷慨悲壯的詩句，例如「柴市謁文信國公祠」：

一代豪華客，千秋正氣歌。艱難扶社稷，破碎痛山河。世亂人思治，時乖將不和。秋風柴市上，下馬淚滂沱。

宏範甘亡宋，思翁不帝胡。忠奸爭一瞬，義節屬吾徒。嶺表驅殘卒，崖門哭魏孤。西臺啼髮客，同抱此心朱。

忠孝參天地，文章自古今。紫雲留故硯，夜雨寄孤琴。景炎中興絕，臨安半壁沈。巍巍瞻廟貌，松柏鬱森森。

我亦過陽九，伶仃在海濱。中原雖克復，故國尚沈淪。自古誰無死，寧知命不辰。淒涼衣帶語，取義復成仁。

臺灣淪於日本人之手，他以一個愛國書生而遠遊故土，心裏難免感慨萬千。後來章太炎先生讀了這些詩，曾經歎道：「此英雄有懷抱之士也。」可以說深得其心了。

自從民國三年倦遊歸來以後，他便孜孜於著述的工作，終於在民國七年，完成了「臺灣通史」這一巨著。在臺北由他自己校印。自荷蘭人拓土以來三百年，這個位於「婆娑之洋的美麗

之島」會經過鄭成功的開啓，清代的經營，隨後在又遭遇過外交兵禍的相逼，小小一個島，却有太多的變故，而文化及政治等一切的規模並不亞於中原各地，但是她始終沒有一部系統完備的歷史。外祖父在青年時代便已注意到了這個事實，而以替臺灣著史為己任。十年來，他在斷簡殘篇之中，行旅惓惓之際，蒐羅資料，慘澹經營，有許多且是海內外珍貴的孤本。在「臺灣通史」刊成自題卷末「有幾句話是他的衷心之言」：

儲書碌碌捐奇才，絕代詞華漫自哀。三百年來無此作，拚將心血付三臺。

馬遷而後失宗風，游俠書成一卷中。落落先民來入夢，九原可作鬼猶雄。

一代頭銜衝逸民，千秋事業未沈淪。山川尚足供吟詠，大隱何妨在海濱。

詩書小劫火猶紅，九塞談兵氣尚雄。枉說健兒好身手，不能射虎祇雕蟲。

十年著史的甘苦盡在詩中，從「三百年來無此作」，「馬遷而後失宗風」等豪語裏可以想見他當時自信和自負的一斑。這一部臺灣通史實在是他多年嘔心瀝血的結晶，而「連橫」這個名字也該可以和臺灣的山川共不朽了。

書成的次年，他就舉家遷移來臺北。由於那間房子面對着大屯山，因此取名為「大遜山房」。民國九年的年底，「臺灣通史」的上冊和中冊相繼出版，次年初夏，下冊也出版，他的心願終於實現了。日本朝野對這一本書極表重視，然而祖國人士却因為彼此隔閡的關係，反而很少人注意。唯獨章太炎先生認為這一部史書是民族精神之所附，將為後人所傳頌，章先生實在可以說是我外祖父的文章知己了。

通史出版以後，他又整理古今作家所寫有關臺灣歷史山川的詩，編成「臺灣詩乘」六卷。獨自著述的工作雖然很艱難，但是他並沒有感覺完全的孤獨，因為溫婉賢淑的夫人總是靜靜地陪伴

他的左右，給予精神上的鼓勵和安慰。對於夫人——我的外祖母，他一直是由衷感激的。這可從他的詩中看出：

男兒壽史女繡詩，武公之子乃爾奇。賴君為母兼為父，畫課男兒夜女兒。（寄少雲四首之三）

如果沒有夫人這種暗中默默的贊助與慰勉，他的著述工作可能不會進行得那麼順利和迅速。成功的男人身邊常常有一位偉大的女性，而站在他身旁的竟是這樣一位嬌小玲瓏而端莊的婦人！後來陳萬士先生讀過了通史的稿本，曾經題了四首詩，其中就有一首說：

難得知書有細君，十年相伴助文情。從來修史無茲福，半臂虛誇宋子京。

民國十二年春，由於通史已刊，詩乘也纂成，他稍覺輕鬆，想暫時放下筆管，使身心得到休息，因此伴我外祖母赴日本遊覽觀光。在「東遊雜詩」中有一首便是寫當時的心境的：

五嶽歸來已七秋，又携仙眷上蓬洲。此行為愛櫻花好，料理詩篇記俊遊。

這時他的兒女們都已經長大成人，長女夏甸女士已出閣，三女秋漢女士在淡水高等女學校讀書，而獨子震東先生則適巧在東京慶應大學經濟學部留學。於是相聚異國，他們三位遊遊於鎌倉、箱根等名勝古跡，對他個人來說，著述之願已償，又得享天倫之樂，心中的歡愉，莫過於此時了。

東遊歸來之後，民國十三年二月，他創辦了「臺灣詩會」，這本雜誌多由當時的文壇名流執筆，刊載一些有關臺灣古今的文章，而他自己也先後發表了「臺灣漫錄」、「臺南古蹟誌」和「餘墨」等文。「餘墨」雖然是補充性質的小篇短文，可是內容涉及的範圍極廣，可以窺見他對治學與對文藝的意見。

他對保存臺灣的文物，幾乎認為是他生命中的一種天職，因此他非但自己傾心於蒐集、編纂、著述的工作，更時時注意着其他人的作品。這

時期有一位夏琳先生編了一部「閩南紀要」，記載着鄭氏祖孫三代的臺灣重要文獻，也請了他爲之親自校訂，於民國十四年出版。

他嚮往杭州西湖的景物，在「大陸詩草」裏有「西湖遊龍以畫報少雲並繫以詩」一首說：

一春舊夢散如烟，三月桃花撲酒船。他日移家湖上住，青山青史各千年。

而這個宿願在民國十五年春，由於他携帶家眷旅行杭州，也幾乎實現了。他們在西湖岸邊落腳，悠遊於六橋、三竺之間，又在遊覽之暇編完了「寧南詩草」。這是集「大陸詩草」以後的作品爲一卷的詩集，稱「寧南」以表示對故地的懷念。可惜不久之後，這個「移家湖上住」的夢想便因北伐軍起，江南陷入騷擾，不得不告中止，於是一家又返回臺北來了。

日本人佔據臺灣後，爲了要澈底實行其奴化教育，所以在臺灣嚴禁中國文，並且不許學生使用臺語。外祖父從杭州還回臺北之初，本來在太平町（即今之延平北路）開辦雅堂書局，專門出售漢文書籍，以貼補家用，但是日本人多方阻撓，他痛恨日人之惡毒，把書局停辦了後，就全力研究臺灣語。爲要保存它，他把臺語作有系統的分析，凡是臺灣方言，都博引旁證，窮其來源，編成了「臺灣語典」四卷。

他民族意識濃，愛國心強，深信要解救臺灣，必須先從建設祖國開始，所以當我舅父震東先生從日本學成歸來後，便鼓勵要回祖國服務，並且寫了一封介紹信給震東先生帶去進謁他的好友張溥泉先生。信中有下面幾句話。

昔子胥在吳，寄子齊國；魯道蹈海，義不帝秦。況以軒轅之胄，而爲異族之奴，椎心泣血，其能無痛？且弟懂此子，雅不欲其永居異域，長爲化外之民，因命其回國，效命宗邦也。

用心之苦，在此寥寥數語中可以看出。他那凜然大義和眞摯沈痛的語調，更是多麼的感人！張

溥泉先生看了這封信後，也深受感動，因此留下震東先生在國內工作。至於他自己，則因爲想要多保存臺灣的文獻，不得不暫留臺灣居住。

民國二十二年，舅父震東先生已在西安爲國民政府工作；母親帶着我們在上海居住，而秋漢阿姨也從高等女校畢業了。這時，外祖父遂毅然帶了外祖母和秋漢阿姨赴上海，決心終老祖國。

自馬兵營故居遭受日本人摧毀起，外祖的家會幾度南北遷移，沒有定所，而今子女都已長大，各有成就，自己也已次第完成了著作，一家人且能居住國內，所以他心中應該是輕鬆愉快的。這時外祖父已經五十多歲了，雖然他的身體一向清瘦，但是由於養生有道，所以精神仍然很好。他既然決定長居國內，於是有意繼續以著述和遊歷，來度他的晚年。

民國二十三、二十四這兩年裏，震東舅父和秋漢姨母也先後結婚了。兒女的終身既定，他老夫婦倆便携手相偕去關中旅行。此行足跡幾遍終南、渭水。一直到夏季才遊罷，返回上海。他畢生喜遊，所到之處，必吟咏留念；這次的遊山玩水，也有關中紀遊詩二十七首留下來。但是，想不到這竟成爲他最後一次的遊歷！

民國二十五年春，他在上海染患了肝臟病。從民國前一年的那一場大病以後，二十多年間，他幾乎沒有再患過什麼大的疾病，想不到這一次的肝疾竟會使他一病不起！六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時，這位愛國的史家和詩人——連雅堂先生，竟以五十九歲的年紀，不及目睹鄉邦的重光，拋下敬愛他的人們，與世長辭了。

外祖父在青年時代，據說有一副英俊瀟灑的外貌，而且爲人正直熱心，有幾分俠義氣概，因此他交遊廣闊。當時的許多名流才子，無論男女，他都以坦誠的態度和他們結交，尤其難得的是，他有極開明的新思想。他曾說過：「今日之女子，非復舊時之女子也，社會盛衰，男女同責，況研究漢文，尤爲正當，復何疑？唯主其事者，

必須熱誠其心，高尚其志，阻勉其業，復得明師益友而切磋之，以副其所期，則疑者自釋而憂者且喜。」先生以文會友，當時臺灣的閩秀詩人如王香禪、李如月女士等，都是他的吟友。在他主持臺南新報時期，經常在報上發表對詩界的革新論調，而當時中部的記者陳枕山先生所持的意見却與他相異，於是，二人互相辯論，筆戰旬日，震動了當時的文壇，最後由林無悶先生出來調和，才互收旗鼓息戰。但是日後他移居臺中，與陳先生相見，却能一見如故，結爲知己，並無妨於友誼。

外祖父終身以仁恕待人，平時很少發脾氣；他與夫人之間的感情尤其篤睦。夫人雖是一位舊式的婦女，但是她知書達理，對於有英雄懷抱的他，能有深切的了解，所以他雖然在婚後也曾多次隻身遠遊，而她始終能兼擔起慈母嚴父的雙重責任，在家裏教養子女。他和夫人本來有三女一男，然而次女春臺女士不幸夭折。他對三個子女也十分慈祥，對他們的教養更費一番苦心，他一面讓他們去接受新式的學校教育，而另一方面却利用家居之時，親自爲他們個別補習中國文字和古典文學。

他生平所好，唯有二事，讀書和遊歷。在「詩書餘墨」中，有一篇短文說：

人生必有嗜好，而後有趣味，而後有快樂。酒色財貨，人之所好也，而或以殺身，或以破家，或以亡國。唯讀書之樂，陶養性情，增長學問，使人遷善，而進於高尚之域，其爲樂豈有涯哉？余自弱冠以來，囊筆備耕，日不暇給。然事雖極忙，每夜必讀書二時，而後就寢。故余無日不樂，而復不爲外物所移也。

他不但能於書中自得其樂，且對後生之輩也極力勸勉讀書。在他執筆各報社的期間，每每有年輕人寫信向他討教，他都能不厭其煩地一一指導他們讀書作文的門徑，乃至購書、借書、擇書等

的秘訣。

提起遊歷，他早年就醉心於此，所以，他的足跡不僅遍及島內各地，後來更渡海到日本，和祖國大陸的南北各地，而每至一處，他總是不忘吟咏，因而身後留下不少詩文。他又以為「文人著書，嘔盡心血，必須及身刊行，方可自慰。若委之子孫，則每多零落。」所以他的詩文殘闕或遺失的很少。他一生與翰墨為伍，淡薄名利，唯一的而又豐富的遺產，便是那些以他心血換來的詩文。

他的一生雖然孜孜矻矻於學問研究，可是他的為人除了嚴肅的一面，也不時地流露著那種文人特有的輕鬆瀟灑的另一面。他不好酒，却嗜茶，每逢有親朋來臨，總是親自為客汲泉瀹茗。一杯在手，暢談古今，也是人生之一大樂。他的言談又往往富於幽默感，例如有一回梁純庵先生對林幼春先生說：「人生世上，何事多求？但得一間小茅屋，一個大脚婢，一甕紅老酒，足矣。」林先生即為之下轉語：「一間小茅屋不破，一個大脚婢不醜，一甕紅老酒不竭。」他在座却更為之下注解說：「不破易，不醜易，不竭難。」

他晚年尚佛，曾說過：「詩之與禪，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詩人之領略得乎自然，禪家之解脫明乎無我；夫自然也，無我也，皆上乘也。故詩人多耽禪味，而禪家每蓄詩情。」他對佛理的體會，在這數語中可以看出。與他交往的朋友中，觀晉山上凌雲寺的本圓禪師也是接觸較多的一位。抗戰勝利後，他的遺骨由他的孫子連戰先生奉迎返臺，就曾暫時恭存在凌雲寺中。民國四十三年，家人為他在臺北縣的泰山鄉修墓。如今外祖父已安息在風景優美的泰山鄉山畔，所遺憾的是：外祖母於民國二十八年逝世西安後，由於舅父震東先生在抗戰勝利時，倉促來臺，參加收復工作，不久，大陸又淪陷，一直沒能夠把外祖母的遺骸接來臺灣。每一想起，我們心裏就很難過。

三、著作

我外祖父的著作，以上已曾簡略述及，茲再條列於下：

- (一) 臺灣通史：是他十年心血的結晶。全書共分開關、建國、經營、獨立四紀、疆域、職官、戶役、田賦、度支、典禮、教育、刑法、軍備、外交、撫墾、城池、關稅、權賈、郵傳、糧運、鄉治、宗教、風俗、藝文、商務、工藝、農業、虞衡二十四志，六十列傳，凡八十八篇，附有圖表。起自隋代，終於割讓，歷記一千二百九十年之事，為臺灣有史以來第一部完備的史書。民國七年書成後，在臺北親自校讎印刷，民國九年十一月印出上册，十二月印出中册，十年四月印出下册。民國三十五年一月，由商務印書館在重慶初版。三十六年三月在上海初版，分上下兩册。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曾經總統明令褒揚。中華書業委員會也在民國四十六年排印出版，列為雅堂全書第一種。
- (二) 劍花詩集：包括「大陸詩草」、「寧南詩草」、「劍花室外集之一」及「劍花室外集

之二」等四部分，共九百一十五首詩。他一生所作的詩，幾乎都在此集中。

(三) 雅堂文集：共分為四冊。卷一收論說文十八篇，序跋文三十一篇。卷二收傳狀文十二篇，墓誌文六篇，雜記文十七篇，哀祭文七篇，書啓文七篇。卷三及卷四都是筆記體的文字，卷三計收「臺灣漫錄」、「臺南古蹟志」及「番俗雜聞」四種，卷四收「詩會餘墨」及「曝茗錄」二種。

(四) 臺灣詩乘：集古今有關臺灣的詩而成，可以用來輔助「臺灣通史」。全集共六卷，臺灣文獻委員會排印本。

(五) 臺灣語彙：是一部研究臺灣語詞源的字書，共分四卷，首自序二篇，末附錄「雅言」一與李獻章書二種。民國四十六年八月，中華叢書委員會排印本，列為雅堂全書第二種。

(六) 雅言：民國二十二年前後發表於「三六九小報」的二百四十九篇短文，是討論臺灣語言的文字，部分選入「臺灣語彙」附錄。

此外他又校訂有關臺灣的著作三十八種，為「雅堂叢刊」，保存臺灣文獻非常豐富。(摘自書和人)

請購存內容精彩百讀不厭的

中外雜誌 合訂本

第一卷平裝三十五元精裝五十元

第二至四卷平裝每卷四十元精裝每卷六十元

▲▲臺北市區讀友購買中外雜誌合訂本及訂閱中外雜誌請撥電話七七二四八〇立即派人先送書到府再收取訂費